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廬山的霧

何璐琴

清晨的五點鐘，在廬山的小道上閒走。此刻天還未亮透，太陽依舊躲在夜晚的雲彩中未露臉。昨夜下了一場雨，路面有些濕潤，小道上人少，比較清靜。道路兩旁都是層層的疊翠，越往上走，霧氣越繚繞，頗有幾分騰雲駕霧般的幻境。

我以前不曾體會過這種如臨仙境般的霧境，是來了廬山之後才有的具體感受。

廬山的霧，也是廬山獨有的奇景之一。由於地理環境的影響，在一年365天的日子裡，廬山的雲霧天達到了210天之多，四季皆有。夏季的雲霧基本都出現在山頂，而冬季則都環繞在山腰。變幻莫測的雲霧，就像一條條玉帶環繞在山間，又像滾滾湧來的海浪，在山峰之間戲逐，神秘又莫測。可以這麼說，生活在山頂小鎮上的人們，真的是活在了仙境中！而獨特的氣候溫差，導致廬山山頂的平均溫度一直低於山腳下，即使在最炎熱的暑期，山頂的極端最高溫也只有32攝氏度，整個夏季的平均溫一直保持在16.9攝氏度時，也成為了很多夏天避暑休閒的首選之地。

說起的廬山的霧，就不得不提廬山獨有的雲霧茶。

廬山雲霧屬於綠茶中的一種，中國十大名茶之一，有著幾百年的歷史。明代萬曆年間曾有詩云：「匡廬絕頂，產茶在雲霧蒸蔚中，極有勝韻。」也正因為廬山獨特的雲霧天氣，和極短的光照射條件，廬山雲霧茶被愛茶之人讚有「六絕」：條索粗壯、青翠多毫、湯色明亮、葉嫩勻齊、香濃持久、醇厚味甘。肥潤多毫的葉片，鮮爽清新的香氣，入喉的醇厚甘甜，讓雲霧茶一直深受人們的喜爱。

在雲霧間散步回來，泡上一杯清冽的雲霧茶，美好的一天又開始了。

文藝副刊



秋瓜記憶

惠軍明

酷夏已過，秋風送爽，萬物結籽，瓜果飄香。凝望著街頭各種秋果，記憶的畫卷徐徐鋪陳。

西瓜是瓜果中的驕子，深受人們的青睞。西瓜夏天已經上市，一直熱賣到秋天，深秋季節瓜田就該拔蔓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們村莊附近的國營農場有大片大片的西瓜地，到臨近拔蔓季節，地裡品相好的西瓜早已被摘取，品相不好的西瓜賣不上價，被漠視、拋棄在田間地頭。這時節農場附近的村民便紛紛出動，拉車帶筐興高采烈到瓜田里撿西瓜，廣闊的廢棄瓜田成為了附近村民的樂園。

地裡瓜蔓交錯縱橫，雜草叢生，只要用心仔細尋找便很快有所斬獲。撿拾到的西瓜當然不夠碩大渾圓，有的長滿黃斑，有的歪七巴拉，有的只有小皮球大小，有的還是生瓜蛋子。

村民們撿拾西瓜各有用途：有的是自家享用，有的拉到別處賣錢，有的用來喂雞鴨牲畜等等。這時候我們孩童們也經常在瓜田里撒歡，東瞧瞧西看看，找西瓜的過程猶如捉迷藏尋寶貝的遊戲。我們男孩們不安分常常惡作劇，遇到不如意的西瓜動輒踢瓜砸瓜，將它們破壞得一塌糊塗。如果遇到好瓜，不管三七二十一，掰開就往嘴裡送，鮮紅的西瓜汁染滿嘴唇和衣衫。一路走來，邊

撿邊吃，邊吃邊扔，肆意逍遙快活！

南瓜是瓜果中的長者，滿臉褶皺寫滿滄桑，但亦不失大氣敦厚。八十年代中期，附近的國營農場已經私人承包，其中大片土地種植南瓜。由於種植面積廣闊，秋天南瓜成熟的季節農場主做起地頭批發生意，歡迎商販到地裡挑選採摘。為賺點差價改善生活，農場附近村民紛紛到農場去販運南瓜，我們家也不例外。有一次我和爸爸媽媽拉著一輛架子車，到農場西站去採購南瓜。我們與農場主打招呼，放好車，一步步走向南瓜田。瓜田遼闊，漫無邊際，大大小小的南瓜躲藏在南瓜葉下。南瓜葉比西瓜葉肥大許多，長勢更為茂盛，藤蔓更為粗大，藤蔓更為漫長。我們翻開南瓜葉四處打量，尋找優質的南瓜。我見爸爸挑選南瓜時，不時用大拇指指甲掐。我不解，問他為什麼這麼做？爸爸告訴我：指甲掐不動的是成熟的老南瓜，如果指甲能掐進就說明南瓜不夠成熟，品相再好也不能要。我模仿爸爸的方法挑挑揀揀，不斷挑選又大又成熟的南瓜。選好南瓜後，我們左擁右抱費力將它們運送到架子車上。我們一趟趟地摘選，一趟趟地運送，累並快樂著，直至滿車變成金黃的小山。後來我們將這些南瓜運到城市，由於物美價廉，買者雲集，供不應求，我家獲得了不少的收益。

冬瓜是瓜果中的巨無霸，動輒幾十斤上百斤，我家果園裡就曾有過這樣的大傢伙。九十年代中期，果樹種植流行，爸爸將我家那片沙地改造成果園。我家果園緊挨著一

片蔬菜園，是我們三隊建社家的。那一年秋天蔬菜園栽種冬瓜，瓜蔓蔓延縱橫，漸漸爬滿菜地。有一些冬瓜藤蔓舒枝展葉，越過田埂，無聲無息侵入到我們的果園裡。秋天是收穫的季節，蔬菜園裡橫七豎八到處是冬瓜的身影。青白的色澤，碩大的體型，憨厚的樣子，好一派喜人的景象！有一次我們到果園勞作，在果樹下草叢裡居然發現幾個大冬瓜。它們小的時候躲躲藏藏，容易被人忽視，但如今豐滿的體型讓它們無處遁形。圓柱般的冬瓜有幾十斤重，我抱起來十分吃力。既然長在自家地裡，我們就是這幾個冬瓜的半個主人，有權利支配它們。我們歡喜摘取了它們，將它們偷偷運回家享用，畢竟冬瓜來自於臨家，我們還是有一些心虛和愧疚。但後來發生的事卻令我們十分詫異，隔壁蔬菜園裡滿地的大冬瓜竟然無人採摘，最終一個一個全部腐爛掉。原來那年冬瓜豐收供大于求，價格十分低廉，建社家覺得不划算竟然放棄售賣，任其自生自滅。媽媽後來常常歎息。

這家人太不會過日子了，那麼好的大冬瓜就這樣白白糟蹋了，太可惜了！懶惰害死人，再便宜也應該摘下來賣啊，畢竟是勞動成果，就是白送人也落個人情啊！又感慨：竟然不要了給別人說啊，你們不要別人要啊！咱家果園裡的冬瓜摘對了，不摘也會爛掉，早知道多摘幾個了！

西瓜南瓜冬瓜等等許多瓜果承載著我過往的記憶，那些故事蘊藏著人生的多種滋味，它們值得我用一生去慢慢品咂回味！

古詩唯美 荷香氤氳

許松柏

荷花又名蓮花、芙蕖、水芝、水芙蓉、菡萏等，有「花中君子」之譽。古代民間一直有夏天邀人賞荷，秋天採蓮懷人的傳統。

自古以來，荷花就以其艷麗幽雅的風姿早已融入了人們的精神世界。「山有扶蘇，隰與荷花」「彼澤之陂，有蒲有荷」，這是《詩經》中對荷花的描述；「採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這是南朝民歌《西洲曲》中的詩句；「試妾與君淚，兩處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為誰死」，唐代詩人孟郊《怨詩》中的荷花被催出相思之苦。

「紅白蓮花開共塘，兩般顏色一般香。恰似漢殿三千女，半是濃妝半淡妝。」在宋代詩人楊萬里的《紅白蓮》中，一灣清澈的湖水裡，紅蓮與白蓮局局靜靜地生長著，若有若無的風吹過，它們輕輕地顫抖著，風中便帶著荷花的芬芳。濃淡相宜的荷花，宛如漢宮中的無數婷婷的妙齡女子，有的濃妝重彩，有的清麗脫俗。

「平池碧玉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宮仙子斗紅妝，輕步凌波踏明鏡。」在北宋文學家張耒的筆下，荷葉荷花是那樣的美好：靜靜的一池湖水宛如碧玉一般，泛著微微的漣漪，荷葉如撐開的油紙傘在微風中搖曳生姿，就像女子的凌波微步；荷花立在水面上宛若仙子一般，似乎在比試誰的妝容更麗。

清初著名畫家石濤的七言絕句《荷花》富有詩情畫意，讓人浮想聯翩。「荷葉五寸荷花嬌，貼波不礙畫船搖。相到薰風四五月，也能遮卻美人腰。」五寸的荷葉托著嬌好如美人一樣的荷花，荷葉如萍密密地貼在水面上，湖水像是蓋上了碧毯，但是船兒依然輕輕穿水而過，四五月間夏風輕輕掠過，重重疊疊的荷葉荷花恰好把美人的楊柳細腰遮住。

在世人眼裡花是美好的，而葉子是無足輕重的，即使花兒栽在金盆裡，而葉子最終落地為土，化泥護花。但唐代詩人李商隱的七言古詩《贈荷花》卻反彈琵琶：「世間花葉不相倫，花入金盆葉作塵。惟有綠荷紅菡萏，卷舒開合任天真。此花此葉常相映，翠減紅衰愁殺人。」詩中荷花的花與葉卻是一對好搭檔，它們相互照應扶持，一直到綠葉漸衰，紅花謝落。深秋的殘荷往往讓人生出無限的惆悵。

小島康譽：「精絕國」是如何重見天日的？

中新社北京電 位於中國新疆民豐縣的尼雅遺址是《漢書》所記載的西域三十六國之一的「精絕國」故址。1988年，中國與日本合作開展「中日共同尼雅遺址學術考察」，從該遺址出土的文物「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代織錦護臂（又稱「五星錦」）被譽為20世紀中國考古學最偉大的發現之一，堪稱「國寶中的國寶」。「精絕國」如何在中日專家的共同努力下重見天日？尼雅遺址的考古發掘背後有哪些兩國的交流故事？「中日共同尼雅遺址學術考察」日方隊長小島康譽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在中日共同尼雅遺址學術考察中擔任日方隊長，背後有何機緣？

小島康譽：1986年我到新疆參觀克孜爾千佛洞，認為它是「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遂以個人名義捐贈了修復資金。翌年，我在日本組建「日中友好克孜爾千佛洞修復保護協會」，並於1988年至1989年間向新疆文化廳捐款共計1億多日元。

在協助修復克孜爾千佛洞時，我聽說新疆共有三個重要的遺址，即樓蘭、克孜爾、尼雅。其中，樓蘭遺址已經完成初步考察，克孜爾千佛洞也已開始修復，唯有尼雅遺址尚未正式進行考察。于是我便提議由日中兩國「共同考察」尼雅遺址。後經批准，「日中共同尼雅遺址學術考察」的第一次考察於1988年10月至11月開啟。我們騎著駱駝花3天時間才到達遺址中心的佛塔，大考察正式拉開序幕。

中新社記者：中日兩國語言不同，文化存在差異，雙方考察隊如何進行合作？

小島康譽：日中雙方首先通過多次簽署協議，正式確認考察名稱與內容、並約定考察費用和保護合作費由日方承擔、出土文物歸中方所有、考察成果由雙方共享，遺跡的測量、發掘、研究等工作由雙方共同完成。

民族、文化各不相同的國家共同進行考古活動並不容易。為此我們制定了「友好、共同、安全、高質、節約」五大原則，每當意見產生分歧時，雙方都會回到這些原則並進行調整。每次實地考察開始前，我們都會在烏魯木齊多次協商。在遺跡現場，每天晚飯後也會確認當天的考察報告和第二天的計劃。

中新社記者：新疆給日方考察隊留下哪些印象？日本人眼中的「西域」是什麼樣子？

小島康譽：在嚴酷的沙漠遺跡中考察，有人生病，有人因從駱駝上摔下來而骨折。日本沒有如此廣袤的沙漠，所以也有人對沙漠懷有憧憬。大部分日方隊員都喜歡上了充滿多民族文化的新疆，但也有人對沙漠中單調的飲食感到困擾。

與日本作家井上靖的《樓蘭》、以及高僧鳩摩羅什和玄奘頗有因緣的西域，是在日本廣為人知且令人憧憬的地方之一。日中聯合製作的電視節目《絲綢之路》也在日本引起很大反響。不過這都是老一輩的印象，最近大家提起西域，最深刻的印象應該是「一帶一路」中「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重鎮。

中新社記者：尼雅遺址出土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代織錦護臂被譽為20世紀中國考古學最偉大的發現之一。您能否回憶一下當年文物出土時的情況？

小島康譽：1994年我們取得了由中國國家文物局頒發的發掘許可證，這是中國國家文物局首次向中外聯合考察隊發出發掘許可。我們從當年的第六次考察開始對遺跡進行發掘。1995年10月12日，在第七次考察時，我們在前往遺跡北部的途中發現了從沙漠中裸露的部分木棺，與曾發現的幾處裸露的墓地明顯不同。在中方學術隊長、時任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王炳華指揮下，我們謹慎地進行發掘。1995年10月14日，終於迎來開棺日。時任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于志勇把蓋子稍稍掀起，向棺內探查時讀出「王侯合婚千秋萬歲」這幾個字，當時包括我在內的雙方隊員都舉起拳頭歡呼。這便是出土了包括「五星錦」等多個珍貴文物在內的王侯貴族墓地。但為保護該遺跡，我們僅發掘了六具棺木。

當天晚上，宿營地被異常的興奮所包圍。中方隊長、時任新疆文化廳文物處處長岳峰接連和我乾杯，我那天一口氣喝了好幾杯不喝的白酒。當時我想，這是自1988年日中共同開展尼雅遺址學術考察以來最好的一天，這要感謝雙方全體人員的共同努力。直覺告訴我，出土的是反映西域與中原王朝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密切關係的國寶級文物。中國媒體對那次發掘做了大量報道。截至1997年，我們對該地進行了9次實地考察。

尼雅考察也得到日中兩國多所機構的各領域專家的幫助。從發現「五星錦」開始，



「中日共同尼雅遺址學術考察」日方隊長小島康譽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資料圖為考察隊騎駱駝進入沙漠。<中新社>

我們逐步探明西域三十六國之一的「精絕國」的全貌。由日中雙語書寫的報告書，共3卷、重7公斤，在北京大學、日本佛教大學的國際研討會上發表，考古發掘的文物也在國際文物展上展出。出土文物「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代織錦護臂被中國國家文物局選為「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看待國際考古合作？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週年，您對未來中日考古合作有哪些期待？

小島康譽：21世紀被稱為國際合作的世紀，但現實卻是世界紛爭和戰爭頻發。我認為保護與研究世界遺產對人類來說不可或缺。不僅是考古，其他領域的國際合作也越來越重要。新疆的世界文化遺產、世界自然遺產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也會在今後愈顯重要。我第一次訪問中國是在1972年9月29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後。那一年10月，我參加了在廣州舉行的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1982年我訪問了新疆，所以今年也是我訪華50週年，赴新疆活動40週年。在我心中，新疆是一個多民族的、可以實踐各領域國際合作的、有數百位好朋友的第二故鄉。

關於新疆，有很多日本人感到迷茫。我作為新疆的老朋友，也為日本人瞭解新疆略盡綿薄之力，出版了《新疆世界文化遺產

圖典》《中國新疆36年國際合作實錄》等書籍，參加中國駐大阪總領事館舉辦的「新疆是個好地方」等活動，並通過博客、演講等，在日本介紹發展中的新疆。

日中共同尼雅遺址學術考察曾獲眾多榮譽，今年再度閃耀。2月上旬，來自日本等國的60餘名外國記者走進中國國家大劇院，觀看了以尼雅遺址發掘「五星錦」為題材創作的大型舞劇《五星出東方》，日本最大的中國新聞網站Record China對此進行了報道。我認為，「日中合作考古發掘」對於日中關係來說是一個積極話題。我希望在文化遺產保護研究方面能以友好為基礎，增進日中兩國相互瞭解，增加兩國的互動。

受新冠疫情影響，自2020年起，我沒能再次前往新疆。我在新疆的文化遺產保護研究工作以及通過頒發獎學金助力人才發展的工作也未正常進行。我樂於見到新疆朋友通過上述兩項工作收穫喜悅，我想這就是我心中「大愛無疆」的精神。

人與人之間很難完全相互理解，更何況是在歷史、民族、思想各不相同的國家之間。但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應該為此而努力，今後我也會繼續為日中兩國的相互理解奉獻微力，促進我的第二故鄉新疆更加榮光。